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生花夢 第十二回 解重圍偷兒報恩兼成偉績 脫貔貅佳人換相並受榮封

詞曰： 輸情服罪，偏興成冤會，真激烈，空勞憊。一麾敵膽落，一怒軍心碎。重圍解，那時方把從前悔。先與他人對，後作儂家配。誰夫婦？誰兄妹？鐵衣人未艾，革帳歡方退，姻緣事，移來換去方全美。

右（上）調《千秋歲》

馮玉如小姐聞巡撫統兵而來，好生不解。你道那巡撫是何等樣人？誰知就是福建布政貢鳴岐陞授的。但貢鳴岐纔赴藩司之任，如何便得升轉？原來鎮江知府刑天民，因大計考了卓異，竟連加二級，內升太僕寺卿。是時朝廷聞爰勇敗績，悶悶不樂。都察院就動一本，說大盜沈定國、馬玉等神武無儔，才智可用，茲剿既不克，合遣重臣招撫，準赦其罪，使其立功王室。疏上，對旨批著六部九卿科道，公同會議，遣何人招撫，實擬具奏。當下刑天民獨題一疏，內稱惟福建省布政貢鳳岐忠信服人，才辯超卓，克勝其任。九卿科部，復交章匯薦。聖上大悅，即陞貢鳳岐為江南巡撫、都察院右都御史。是時貢鳴岐因死了媳婦，尚在途中擔擱，未曾到任。連忙差飛騎追回，竟赴江淮招撫，實非剿伐，所以馮小姐說撫臣無征剿之理，必有緣故，蓋為此也。

是日，與沈定國計議，狐疑未決。次早，貢鳴岐傳到諭札，馮小姐始知江南撫台乃是貢小姐之父，心中暗暗歡喜，即與康夢庚並貢小姐說知，二人喜不自勝，貢小姐便要康夢庚到父親處，面致投誠之說，馮小姐道：“且莫因舉妄動。焉知沈定國向背如何？倘露風聲，我們便無生路了。”貢小姐見說得利害，便不敢開口。馮小姐別了二人，持著巡撫諭札，來見沈定國說道：“兵無久利，貴於知機。今撫院奉旨掃安，朝廷懸爵以待，況其人虛心好資，可與共事。未知大王尊意，將何適從？”沈家國聞言大怒道：“公子平日何等英銳，今怎一旦移心，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？況我一身而經百戰，威震四海，大事可成，安得與此妄說，搖惑眾心？你看我生擒那廝，碎剝軍前，與公子看個榜樣！”說罷竟自跨上鞍轡，執著長槍，怒狠狠出山去了。馮小姐被這番惡言，捏著兩把冷汗。

沈定國殺出豹尾關，直奔軍前，大言討戰。貢鳴岐聞報，怒道：“賊奴如此獨獗！我好意招降，偏生抗逆。我雖從不曾出陣，也還膽壯。”就提槍上馬，迎至陣前。沈定國也不交談，劈面就刺，貢鳴岐閃身交接。一弛一突，一往一來，未及數合，貢鳴岐本非善戰之士，那裏敵他過，覺招架好生費力，祇得撇過一槍，拍馬就走，沈定國要塞馮小姐之口，怎肯錯過，加鞭策馬，緊緊追來，原來貢鳴岐惟射藝甚精，因被沈定國趕得沒法，慌忙取出勁弩，回頭一箭，正中咽喉。可惜沈定國，好個積年大盜，不死於猛將陣前，反死於文臣之手。豈非天數當盡，無得而逃。

眾嘍囉報入寨來，馮小姐正恐貢鳴岐有失，著實擔憂，不想忽報沈定國被箭身亡。忙與康夢庚、貢小姐說知，大家踴躍稱賀。然馮小姐尚不信，沈定國這樣個驍勇武夫，偏能死於貢鳴岐之手，及至軍士抬歸屍體，方纔信是確然。正是：

生前豪氣枉摧殘，夜月沙場白骨寒。

回首英雄成底事，千秋能得幾齊桓。

馮小姐自被沈定國邀歸入贅，由婦道以僭夫綱，恃陰柔而消陽健，不過強逼埋頭，豈是好為游戲？原欲俟官兵下剿，乘勢歸降，祇因爰勇凶殘貪暴，不敢誤投。聞貢鳴岐乃讀書好道之士，兼有康夢庚這段瓜葛，巴不得一時向順，無奈沈定國莽劣不回，此時小姐既得自主，隨與康夢庚商議道：“沈賊已滅，可以任我主張。此處原非久居之地，投誠之說，作何區處？”康夢庚道：“軍機重事，惟骨肉可言。除非待小弟面見岳父，曲致尊意何如？”馮小姐道：“不好，今沈賊已觸令岳之怒，倘或先生之說不合，便無收拾。如今待學生先發一道降書，看令岳怎生舉動，然後煩先生收功，未為遲也。”康夢庚道：“足下算計甚妥，不宜遲。”馮小姐便連忙做下一篇降文，與康夢庚斟酌定了，差個得當小卒，打到撫院軍門。

伺候官兒知是進降表的，不敢擔擱，連忙與他傳進。貢鳴岐拆開一看，祇見上面寫道：

江淮罪臣馬玉，為投誠事。竊玉本係書生，先年沈定國攜充幕佐，受制虎穴，聊效蛇行，難逃背國之誅，深負匡王之願。敢忘草偃，久切葵誠，伏遇憲慈，躬承天簡。體上帝好生之愛，慈祥出自宸衷；推聖君解網之仁，惻隱弘昭憲德。為此，修詞布悃，幹冒威嚴，伏乞暫霽雷霆之怒，少寬斧鉞之誅。即於某月某日束赴軍轅，仰祈赦宥。借九重之雨露，起涸轍於斯須，息四境之兵戈，援流亡於俄頃。敬申北面，請解南薰。臨懇戰栗，待命之至。

貢鳴看完，怒道：“前日好意諭降，沈定國反肆猖獗，以致自取滅亡。今馬玉不過智窮力竭，旦夕自危，故為此搖尾乞憐之態，可不遲了！”反立傳眾將，點齊人馬，殺入豹尾關，務要搗巢焚穴。眾將領命，各各披掛出軍，吶喊搖旗，直抵賊寨。

眾嘍囉慌忙報入，馮小姐大喫一驚，忙與康夢庚並貢小姐商議道：“適纔打下降書，不意令岳反率兵加我，未知何故。怎今生發付他好？”康夢庚道：“既系親情，豈有相找之理？足下勿出，听其自來，與他面決。”馮小姐道：“他如此氣焰，萬一殺入，玉石不分，那有不去抵擋之理？如今我與他陣前相會，盡我之言，看他允否。倘激烈不回，祇消他個勢窮力蹙，來去無門，怕他不來輻輳？”康夢庚道：“此言雖也使得，祇足下要耐心斂氣，不可仍用才能。”貢小姐又再三叮嚀道：“家君一心為國，故忠憤激昂，性剛不屈，縱有開罪之處，還求大王愛護，妾身感恩無盡。”馮小姐道：“我豈真是綠林中物，而自絕歸路耶！此番當有回天之力，小姐但請放心。”

言訖，即操戈跨馬，迎出豹尾關，高聲叫道：“貢大人請了，卑末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禮，但不知大人何所見教，乃蒙光降？”貢鳴岐祇道馬玉是個綠林莽漢，一見馮小姐，豐神俊秀，言語溫和，好個斯文少年，心下半疑半駭，祇得也拱一拱手道：“本院奉旨招安，原系天恩浩蕩，何得尚爾抗違，自蹈不赦？直到山窮水盡，方始搖尾乞憐，噬臍何及！”放馬過來，馮小姐架住答道：“卑末既非綠林之輩。久傾向日之誠，今沈賊既已伏誅，何甘自棄。故欲率眾歸誠，以回天怒。奈何大人反不相容，未識何意？”貢鳴岐道：“本院輪紮到日，何不歸降？今已遲了。”馮小姐道：“貢大人奉旨招安，未嘗奉旨征剿。若必欲相加，得不悖聖朝之恩命耶？”貢鳴岐道：“撫既不行，繼之以剿，何必饒舌！”又挺槍直取。

馮小姐復架住道：“若欲交戰，愚雖不才，曾以一計而陷五萬之眾，豈復畏懼？祇可惜無敵手耳。”貢鳴岐見馮小姐人物風流，頗有愛憐之意，因自家勢頭來得猛了，一時收腳不來，不好就轉了口，祇得掙扎道：“本院但知有君，不知有身，勝負非所計也。”挺槍復刺，馮小姐縱馬相迎，饒他用盡平生之力，祇閑閑招架，並不放出手段。且戰且卻，七戰七退，把個貢鳴岐直誘到豹尾關。忽四下裏一聲吶喊，殺出千軍萬馬，把貢鳴岐團團圍住核心。馮小姐把馬一提，飄然而去，自回寨中去了。

此時貢鳴岐力盡筋疲，見四面層層，並無出路，急得頂門裏火星直爆。從清早困到傍晚，又不交戰，又不解圍，貢鳴岐餓得眼昏頭暈，仰天叫苦。正號呼無措，祇見遠遠煙塵起處，一人一騎，如驅風掣電而來。好個猛烈漢子，手執方天月斧，屹喇喇殺入重圍，找著貢鳴岐，便一手抱過馬來，雙雙騎著，右手執斧，斬開一條血路，逃出重圍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忠義誠難事，偏生界匹夫。

一時欣感遇，此日際窮途。

恩愜心先瘁，功成骨未枯。

今朝同仕路，不信舊穿窬。

你道那好漢是誰？原來就是在貢鳴岐家齋區裏滾下來的偷兒俞四。但俞四雖受貢鳴岐恩惠，不過是個販魚小民，如何便會斬關奪將？卻有個緣故。祇因貢鳴岐起伏去後，便沒人照顧他，依舊本錢欠缺，母親也死了，兒女也賣了，單單剩得一身，無依無賴，因平素臂力頗壯，就在本衛營裏喫了一名軍糧。每日空閑，就去操弓習射，弄斧拈槍，人材也勇健，手腳也便捷，竟學得一手好武

藝。往常出隊隨征，屢屢得勝，主將甚是喜歡，便與他一個百戶之職，從此更加努力。也是命中造化，正值倭寇之亂，東征西討，每戰有功，漸漸升到把總。然平居閑暇，還念念不忘貢鳴岐向日周濟之恩，與掩飾他羞恥之德，未嘗報效。不期主將奉旨，提調入京，俞四也免不得隨軍北上。恰好曉得貢鳴岐升了江淮撫院，正可便道謝他一謝。

是日來到軍門，說撫院出征未回，俞四祇得坐守。也是貢鳴岐恰當有救。忽見探事的飛報進來，說撫院老爺被賊兵圍困，竟日不解。俞四聽說，怒從心起，便大聲說道：“知恩報恩，正在今日。我不力救，更有何人？”便跨上飛馬，手執月斧，不率士卒，獨自個殺入重圍，救出貢鳴岐。

直至軍門，下馬相見，貢鳴岐纔認得是俞四，轉喫驚道：“你如何有此勇略？今日從那裏來，卻知我身在困危，乃蒙相救？”俞四便將自己始末根由備細說出，又道：“一向身受大恩，未能報答，今日天假其便，心始稍慰。”貢鳴岐道：“恭喜你已得高官，今日之情，何以相報？”俞四道：“老爺培成之德，天高地厚，今不過一臂微勞，何須置口。”貢鳴岐吩咐治酒相待。飲過三巡，俞四因主將在前，不敢擔擱，就起身辭去。貢鳴岐贈了些程儀，相謝而別。

到次日，貢鳴岐復想起被圍之事，若非俞四救出，必無生路。又想那馬玉，“好個美麗書生，並非萑苻野漢，且投誠之說，何等軟款，用兵之法，何等超神，怪道勇如此驍將，尚爾敗績，何況於我？若使此人效勞王國，豈非文武將才？”懊悔自己一時氣激，險些敗事。

正自嗟自嘆，忽報康翰林與小姐雙雙到門。貢鳴岐驚喜不定，驚的是女兒被擄，忽地生歸，喜的是骨肉重圓，康夢庚前盟無恙。連忙請入軍中，康夢庚與小姐雙雙拜見。貢鳴岐撫定小姐，流淚問道：“兒那，你一向陷於何地？可不想壞我做父母的。”貢小姐道：“孩兒久離膝下，心如刀割。”便說起當日擄至沈定國寨中，虧得馬玉以禮相待，及勉誘康夢庚成親之話。貢鳴岐失驚道：“不想這馬玉如此好人，我轉與他作難，豈非恩將成仇了！”康夢庚道：“此人原非賊盜，不過受沈定國坑陷耳。今投誠向明，是其素願，非勢蹙也。況小婿曾有此一番孟浪，若非此人轉展勸合，與小姐焉有團圓之日？實於岳父有恩。今棄而不納，不幾以怨報德耶？”小姐復說道：“他與孩兒久處嫌疑，循循守禮，竟以兄妹相呼，言不及亂。少年當世，實罕其儔。爹爹幸以國士遇之，勿再拒而生變。”貢鳴岐听了兩人說話，不覺改容敬服道：“此人誠豪杰心腸，聖賢面目，自愧肉眼，失此佳士，如今就煩賢婿，同中軍官，將老夫名帖，迎請他相會便了。”康夢庚欣然就住。

不一時，馮小姐大隊而來，康夢庚入軍先報到：“馬玉夫婦率領十萬嘍羅前來獻降，在軍門候令。”貢鳴岐吩咐大開軍門，遠遠迎接。馮小姐下馬跪伏，貢鳴岐慌忙扶起，攜手入幕。欲遜馮小姐臺座，馮小姐再三推遜，祇得與康夢庚昭穆坐下。貢鳴岐面北相陪，笑容謝請道：“老夫愚眼，幾失俊杰。小婿小女，深荷高懷，殊切感愧。”馮小姐道：“小子冒昧尊顏，方且股票待罪，乃蒙大人開宥之恩，被以涵濡之德，願隨驅策，少效捐軀。”貢鳴岐吩咐開筵慶賀，雲妹與小姐另宴相敘。詩云：

一番離合一悲歡，自覺天家雨露寬。

向事玉客人不識，歸來還著鐵衣冠。

貢鳴岐既招安了馬玉，江淮已平，一面具疏，備言馬玉文武兼才，盡忠效順，請加封恤，一面拔營起馬，回蘇蒞事。

康夢庚與當小姐一同起程，路上並無擔擱。惟康夢庚到了鎮江，差朱相到城裏問韓老兒近況，誰知韓老兒上年已死。康夢庚甚覺惻然，即將十兩銀子，叫朱相送與他老媽，做些功德，也是康夢庚不忘舊交，一點厚道，次日到常州，會會葛萬鐘，告以馮氏尚無下落之若。葛萬鐘欲置酒話舊，康夢庚因貢鳴岐候著，辭謝起身。其餘並無別事。

不多日，到了蘇州。貢小姐母女重逢，兄妹相見，自不必說。馮小姐即求貢鳴岐討東園住下。康夢庚亦是豪放的人，不肯住在衙裏，與貢小姐及諸男婢竟仍借錢魯舊宅暫居，是時錢魯的父親錢仁，因大續察了貪酷，坐贓十萬有奇，奉旨削籍，發三法司勘問追贓。家中田產變賣，不敷抵償，上司因是欽件，那敢容情，竟將家屬監比。可憐錢魯是個富豪公子，那裏經得磨煉，竟死於獄中。豈非陰謀拆婚之報。即前日貢鳴岐所遇舊宅，亦屬官房，故康夢庚借他做公館，一發易便。

過了數日，忽馮小姐來會康夢庚，說道：“學生前日在先生面前有尋還二美之說，今貢小姐業已團圓，但馮氏猶未會合，若不踐言，即為失信。故學生多方察覓，今果已尋著，已在學生室中，因此特來報個喜信。”康夢庚听了，喜得心花頓開，連忙問道：“足下果真麼？”馮小姐道：“學生何嘗有欺。先生祇作速揀選畢婚之期，學生好候擇喜酌。”康夢庚道：“馮氏既在，恨不此時就立在面前，那裏等得揀日？”馮小姐笑道：“何必如此性急！學生倒為先生擇兩個吉日在此。”康夢庚道：“又來了，吉日何消兩個？”馮小姐道：“即有緣故，前日因貢小姐有言，且待馮氏會合，方始成歡。小姐係前聘，尚且如此謙遜，馮氏所聘在後，豈敢反僭一籌？此學生之愚見，亦馮氏所甘心。今馮氏將合，貢小姐先成吉夢，義不容辭。學生欲於明日使先生預與貢小姐圓房，後日言與馮小姐作配，庶幾恩義兩全，彼此順序。不知尊意然否？”康夢庚道：“足下此言深合大體，況裁酌甚妥，敢不敬從。”當下留馮小姐便酌，然後別去。

次日，康夢庚夫婦，同見貢鳴岐，說明此事，並告以馮氏才容之美，賢智之多，貢鳴岐亦樂從其志。是夜，大排筵宴，重整花燭，仍請小姐飲到夜深方散。康夢庚直到此時，方始與貢小姐並入蘭房，相偎錦帳，共成魚水之歡。正是：

三星今始照芳年，一度春風兩度緣。

此夜芙蓉開並蒂，明朝何處綻雙蓮。

夫婦一宵歡愛，自不必說，到第二日，康夢庚準備東園結親。繡旗黃蓋，銀瓜朱棍，並有“欽假歸娶”絕大金字頭牌，花燈鼓樂，好不榮耀。直到黃昏時分，迎入東園。祇見一位官員，雙花吉服，出來相迎。康夢庚認是馬玉，仔細一看，卻是常州君副葛萬鐘，原來馮小姐預先請他來主持婚禮的。康夢庚問道：“先生何以至此？”葛萬鐘道：“前日馮小姐遣人相約，故知今晚是吉期，特持趕來。因小弟是當日原媒，再無不到之理。”大家步入中堂，但見花裯繡幔，銀燭輝煌。康夢庚問道：“馬兄緣何不見？”葛萬鐘道：“他早上有事告出，今晚未必回來。故一切大禮都托在小弟身上。”康夢庚聽說，好生疑惑，因想道：“如此大事，怎到避了去？就有要緊事情，也待明日，如何偏偏把我怠慢？難道馮小姐未必真確，他無顏見我？但他平日從無戲言，何苦如此作要？況葛萬鐘既在，諒無差池。”心下狐狐疑疑，再也解說不出。

未幾，吉時已到。徵歌奏樂，大吹大播，賓相鞠躬迎請。樂奏三通，祇見錦屏開處，畫扇移來，數隊花燈，一群簫管，十來個年輕侍兒捧出一位仙子，蓮步輕盈，柳腰嫵媚，遮遮掩掩，裊裊婷婷，立於錦茵之上。然後請康夢庚立並香肩，雙雙交拜。行禮已畢，共縮紅絲，燈光簇擁，攜入蘭房。葛成鐘見大禮已成，自歸寓所。

康夢庚與馮小姐飲過合巹，對坐花燭之下，侍女與馮小姐挑去羅中，康夢庚觀面一認，突然驚駭，祇道馬玉假扮女妝，故意哄弄，不覺變色道：“足下何取笑至此？我兩人何等相交，也不該如此輕薄！”馮小姐大笑道：“我原說馮氏立在你面前，未必相認。虧你是個聰明才子，那馬玉二字竟不解是妾名耶？”康夢庚聽說，便仔細把小姐一看，方拍掌大笑道：“我真個懵懂殺了！反因習見日久，但知馬玉之面目，竟忘小姐之芳容。我的智識輸與小姐百倍，雖玉堂金馬、黃甲青雲，無如今夜之樂矣！但不知小姐當日離此東園，何為作此伎倆？”馮小姐道：“說也好笑。”便將當日女扮男妝，在毘陵茶肆中遇見沈定國逼歸招贅的話，一一細說。康夢庚笑道：“好個須眉豪杰，真是瞎眼，招小姐這樣一個處子妹丈，可不擔誤了自己妹子的終身。祇小姐明日如何見雲妹之面？”馮小姐道：“我日間已與他說明，他也驚異了半日，方纔悟到成親時所言，服滿求歡之計，都為這個緣故。”康夢庚道：“說便這等說，雲妹青春處子，反為小姐所誤，可不怨死。如今你做了個望洋夫婿，他做了個無夫幼孀，這樁公案如何了結？”馮小姐道：“我已算計停當，聞得令舅貢玉聞新近喪偶，正欲續娶，何不以此女歸之？則雲妹仍不失公子丈夫，令舅權屈他做個綠林女婿。未知尊見如何？”康夢庚道：“此說一發妙極，足見小姐善於作合，人人無怨曠矣。”兩人話得親密，不覺已是半夜。

侍兒催促就寢，兩人方立起身，卸去吉衣，相攜入帳，款松玉扣，笑解羅襦，駕頸纒交，酥胸乍貼。此時康夢庚心旌搖搖，如

置身天際，但覺蘭香馥郁，花氣氤氳，將玉乳輕摟，香腮穩貼，潛入合歡羅被，相偎相惜，款款輕輕。一個知心侍兒，將兩盞銀燈，移過畫屏西向，火光掩映，月色朦朧，兩人不覺臂松金釧，鬢彈瑤釵，真個顛鸞倒鳳，帶雨尤雲，共赴高唐之夢。有闕《入賺》曲兒，單道那新婚的妙處：

顛倒鴛鴦，玉腕輕沾粉澤香，真狂蕩，帳鉤兒搖的響叮當。恣顛狂，汗光兒點點羅衫上。恨譙鼓偏非寂寞長，漸郎當，海棠酣透新紅漾，遍身酥暢，遍身酥暢。

次日起身，康夢庚笑問道：“小姐於婚姻之際如此艱難，何以當日得遇卑人，又自甘相讓？”馮小姐道：“賈小姐非妾作合，焉得成雙？況相公惓惓念妾之意，實乃多情，不敢不以多情相報。且賈小姐聘既在先，何敢紊越。要之，實為正理，非相讓也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果非小姐周全，賈氏定作白頭之嘆。小姐如此賢德，則賈氏守身相待，彼此同心，二位小姐豈非紅裙俊杰。卑人何德，乃有此全福消受耶？”

便先與賈小姐說知。賈小姐听馬玉即是馮氏，喜得話也說不出來，想起前番周旋他的恩義，更加敬服其賢，連忙上轎，往東園相見。三人笑做一團。

直到喫過午飯，方纔一同去見賈鳴岐，備言馮小姐前後始末，賈小姐亦自言姻緣之際，感其委曲周全，並多情相讓之故。賈鳴岐率然驚異道：“世間有此奇事！婉孌一女，乃能文武超神，而賢淑敏慧，千古無雙。且貞順自持，守身無失，真可敬服！”康夢庚又說起雲姝之事，欲與賈玉聞續弦。賈鳴岐無不欣允，揀了吉日，迎接進衙成親。正說話間，葛萬鐘也來辭別，賈鳴岐留他喫了小飯，康夢庚再三致謝，厚贐而別。

次日，接到聖旨，道：“馬玉忠義可嘉，文武足用，授都督同知。賈鳴岐招安有功，加銜工部尚書，仍理都察院事。其投降士卒安插听用。”

賈鳴岐轉覺難處，便與康夢庚商議，將馮小姐事情從新出疏，並交還馬玉敕印。朝廷得知，莫不嘆異，以為有此奇女，洵國家異瑞。龍顏大悅，即將康夢庚升東閣學士，賈、馮二小姐俱贈三品淑人，賈鳴岐準照原加部銜留任，蔭賈玉聞苑馬寺丞，贈雲姝為孺人，一家榮貴，自不必說。

康夢庚因離鄉日久，暫辭岳父，即同二位夫人到浙江平陽縣祭祖掃墓。不一月，早到家中，親戚故舊，相見歡然。是時，知縣王仲吉，已經削職，尚在仕所羈留，聞康夢庚回來，因前事抱歉，著實跪門請罪。康夢庚並不計較，反好言安慰，酌之而別，亦足見康夢庚待人之恕。未幾，假滿進京，補入東閣。

後來，賈鳴岐升七省漕院，康夢庚也做到吏部尚書，晉銜宮保。祇因前生是伊長庚窮年苦學，抱志未伸，故轉世得為神童，青年及第，黃閣垂紳。賈王聞亦漸升到布政司參議。

賈鳴岐年老退歸，優游林下，以樂天年。康夢庚兩位夫人都受一品封誥。賈氏生有二子，馮氏止生一子，皆進士及第，累世簪纓不絕，孫曾奕葉，科第雲仍，至今稱望族云。